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11)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11) /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ISBN 7-81029-449-0

I 外·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375 字数 9.5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125.00 元

(每本 5.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友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友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伊凡·伊里奇的死	·	列·托尔斯泰 (1)
第六病室		契诃夫 (64)

伊凡·伊里奇的死

列·托尔斯泰

—

在法院大厦里，当梅尔文斯基案审讯暂停时，法官和检察官都聚集在伊凡·叶果罗维奇·谢贝克办公室里，谈论着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情绪激动，认为此案不属本院审理范围，伊凡·叶果罗维奇坚持相反意见，彼得·伊凡内奇一开始就没加入争论，始终不过问此事，而翻阅着刚送来的《公报》。

“诸位！”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吗？”

“喏，您看吧，”他对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同时把那份散发出油墨味的刚出版的公报递给他。

公报上印着一则带黑框的讣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亲友，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 1882 年 2 月 4 日逝世。兹订于礼拜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几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欢他。他病了几个礼拜，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生病以来职位还给他保留着，但大家早就推测过，他死后将由阿历克谢耶夫接替，而阿历克谢耶夫的位置则将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别尔接

替。因此，一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办公室里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

“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别尔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这个位置早就说好给我了，而这样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车马费之外每年净增加 800 卢布收入。”

“这下子我可以申请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彼得·伊凡内奇想。“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如今她可再不能说不关心她家的人了。”

“我早就想到，他这一病恐怕起不来了，”彼得·伊凡内奇说。“真可怜！”

“他究竟害的什么病啊？”

“几个医生都不准。或者说，各有各的说法。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以为他会好起来呢。”

“自从过节以来我就没有去看过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手里大概有一点，但很有限。”

“是啊，应该去看看她。他们住得实在太远。”

“从您那儿去是很远。您到什么地方去都很远。”

“嘿，我住在河对岸，他总是有意见，”彼得·伊凡内奇笑眯眯地瞧着谢贝克，说。大家又说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内各区距离太远之类的话，然后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讯使每个人不由得推测，人事上会因此发生什么更动，同时照例使认识他的人都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没有死，”人人都这样想，或者有这

样的感觉。伊凡·伊里奇的知交，他的所谓朋友，都同时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下子他们得遵循习俗，参加丧礼，慰问遗孀了。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内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同过学，自认为受过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饭时，彼得·伊凡内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告诉了妻子，同时讲了争取把内弟调到本区的想法。饭后他不休息，就穿上礼服，乘车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门口停着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前厅衣帽架旁的墙上，靠着带穗子和擦得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带的棺盖。两位穿黑衣的太太在这里脱去皮外套。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内奇认识她；另一位却没有见过面。彼得·伊凡内奇的同事施瓦尔茨从楼上下来，一看见他进门，就站住向他使了个眼色，仿佛说：“伊凡·伊里奇真没出息，咱们可不至于如此。”

施瓦尔茨脸上留着英国式络腮胡子，瘦长的身体穿着礼服，照例表现出一种典雅庄重的气派，但这同他天生的顽皮性格不协调，因此显得很滑稽。彼得·伊凡内奇心里有这样的感觉。

彼得·伊凡内奇让太太们先走，自己慢吞吞地跟着她们上楼。施瓦尔茨在楼梯顶上站住，没有下来。彼得·伊凡内奇懂得施瓦尔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约定，今晚到什么地方去打桥牌。太太们上楼向孀妇屋里走去；施瓦尔茨却一本正经地抿着厚实的嘴唇，眼睛里露出戏谑的神气，挤挤眉向彼得

·伊凡内奇示意，死人在右边房间。

彼得·伊凡内奇进去时照例有点困惑，不知做什么好，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逢到这种场合，画十字总是不会错的。至于要不要同时鞠躬，他可没有把握，因此选择了个折衷办法。他走进屋里，动手画十字，同时微微点头，好像在鞠躬。在画十字和点头时，他向屋子里偷偷环顾了一下。有两个青年和一个中学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儿，一面画十字，一面从屋子里出来。一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眉毛弯得出奇的女人在对她低声说话。诵经上身穿法衣，精神饱满，神态严峻，大声念着什么，脸上现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充当餐室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蹑手蹑脚地从彼得·伊凡内奇面前走过，把什么东西撒在地板上。彼得·伊凡内奇一看见这情景，立刻闻到淡淡的腐尸臭。他上次探望伊凡·伊里奇时，在书房里看到过这个庄稼汉。当时他在护理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特别喜爱他。彼得·伊凡内奇一直画着十字，向棺材、诵经士和屋角桌上的圣像微微鞠躬。后来，他觉得十字已画得够了，就停下来打量死人。

死人躺在那里，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显得特别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衬垫里，脑袋高高地靠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高高隆起，半秃的两鬓凹陷进去，高耸的鼻子仿佛压迫着上唇。同彼得·伊凡内奇上次看见他时相比，他的模样大变了，身体更瘦了，但他的脸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比生前好看，显得很端庄。脸上的神态似乎表示，他已尽了责任，而且尽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态还在责备活人或者提醒他们什么事。彼得·伊凡内奇却觉得没有什么事需要提醒他，至少

没有事跟他有关系。他心里有点不快，就又匆匆画了个十字——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十字画得太快，未免有点失礼，——转身往门口走去。施瓦尔茨宽宽地叉开两腿站在穿堂里等他，双手在背后玩弄着大礼帽。彼得·伊凡内奇瞧了瞧服饰整洁雅致、模样顽皮可笑的施瓦尔茨，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他知道施瓦尔茨性格开朗，不会受这里哀伤气氛的影响。他那副神气仿佛表示：伊凡·伊里奇的丧事绝没有理由破坏他们的例会，也就是说不能妨碍他们今天晚上就拆开一副新牌，在仆人点亮的四支新蜡烛照耀下打牌。总之，这次丧事不能影响他们今晚快乐的聚会。他就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从旁边走过的彼得·伊凡内奇，并建议今晚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打牌。不过彼得·伊凡内奇今天显然没有打牌的运气。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同几位太太从内室出来了。她个儿矮胖，尽管她千方百计要自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却一个劲儿向横里发展。她穿一身黑衣，头上包一块花边头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的那个女人一样弯得出奇。她把她们送到灵堂门口，说。

“马上要做丧事礼拜了，你们请进。”

施瓦尔茨微微点头站住，显然犹豫不决，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认出彼得·伊凡内奇，叹了一口气，走到他的跟前，握住他的手说。

“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知心朋友——”她说到这里时对他瞧瞧，等待他听了这话后作出相应的反应。

彼得·伊凡内奇知道，既然刚才应该画十字，那么这会儿，就得握手，叹气，说一句：“真是想不到！”他就这样做了。做了以后，他发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感动了，她也

感动了。

“现在那边还没有开始，您来一下，我有话要跟您说，”
孀妇说。“您扶着我。”

彼得·伊凡内奇伸出手臂挽住她，他们向内室走去。经过施瓦尔茨身边时，施瓦尔茨失望地向彼得·伊凡内奇使了个眼色。“唉，牌打不成了！要是我们另外找到搭档，您可别怪我们。要是您能脱身，五人一起玩也行。”他那淘气的目光仿佛在这么说。

彼得·伊凡内奇更深沉更悲伤地叹了口气，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便感激地捏了捏他的手臂。他们走进灯光暗淡、挂着玫瑰红花布窗帘的客厅，在桌旁坐下来：她坐在沙发上，彼得·伊凡内奇坐在弹簧损坏、凳面凹陷的矮沙发凳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想叫他换一把椅子坐，可是觉得此刻说这话不得体，就作罢了。彼得·伊凡内奇坐到沙发凳上时，想起伊凡·伊里奇当年装饰这客厅时曾同他商量过，最后决定用这带绿叶的玫瑰红花布做窗帘和沙发套。客厅里摆满家具杂物，孀妇走过时，她那件黑斗篷的黑花边在雕花桌上挂住了。彼得·伊凡内奇欠起身想帮她解开斗篷，沙发凳一摆脱负担，里面的弹簧立刻蹦起来，往他身上弹。孀妇自己解开斗篷，彼得·伊凡内奇又坐下来，把跳动的弹簧重新压下去。但孀妇没有把斗篷完全解开，彼得·伊凡内奇又欠起身，弹簧又往上蹦，还噎地响了一声。等这一切都过去了，她拿出一块洁净的麻纱手绢，哭起来。斗篷钩住和沙发凳的弹簧蹦跳这些插曲使彼得·伊凡内奇冷静下来，他皱紧眉头坐着。这当儿，伊凡·伊里奇的男仆索科洛夫走进来，把这种尴尬局面打破了。他报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

夫娜，她指定的那块坟地要价 200 卢布。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止住哭，可怜巴巴地膘了一眼彼得·伊凡内奇，用法语说她的日子很难过。彼得·伊凡内奇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深信她说的是实话。

“您请抽烟，”她用宽宏大量而又极其悲痛的语气说，然后同索科洛夫谈坟地的价钱。彼得·伊凡内奇一面吸烟，一面听她怎样详细询问坟地的价格，最后决定买哪一块。谈完坟地，她又吩咐索科洛夫去请唱诗班。索科洛夫走了。

“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料理，”她对彼得·伊凡内奇说，把桌上的照相簿挪到一边。接着发现烟灰快掉到桌上，连忙把烟灰碟推到彼得·伊凡内奇面前，嘴里说：“要是说我悲伤得不能做事，那未免有点做作。相反，现在只有为他的后事多操点心，我才感到安慰——至少可以排遣点悲伤。”她掏出手绢又要哭，但突然勉强忍住，打起精神，镇静地说。

“我有点事要跟您谈谈。”

彼得·伊凡内奇点点头，不让他身下蠢蠢欲动的沙发弹簧再蹦起来。

“最后几天他真是难受。”

“非常难受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唉，太可怕了！他不停地叫嚷，不是一连几分钟，而是一连几个钟头。三天三夜嚷个不停。实在叫人受不了。我真不懂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听得见他的叫声。唉，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哟！”

“当时他神志清醒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清醒，”她喃喃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清醒。他在临终前一刻跟我们告了别，还叫我们把伏洛嘉带开。”

彼得·伊凡内奇想到，他多么熟识的这个人，原先是个快乐的孩子，小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同事，最后竟受到这样的折磨。尽管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女人都有点做作，但想到这一点，心里却十分恐惧。他又看见那个前额和那个压住嘴唇的鼻子，不禁感到不寒而栗。

“三天三夜极度的痛苦，然后死去。这种情况也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他想，刹那间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种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镇静下来：“这种事只有伊凡·伊里奇会碰上，我可绝不会碰上。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他想到这些，心情忧郁，但施瓦尔茨分明向他作过暗示，他不应该有这种心情。彼得·伊凡内奇思考了一下，镇静下来，详细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前的情况，仿佛这种事故只会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可绝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在谈了·通伊凡·伊里奇肉体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况以后（这种痛苦，彼得·伊凡内奇是从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神经所受的影响上领会的），媳妇显然认为该转到正题上了。

“唉，彼得·伊凡内奇，真是难受，真是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她又哭起来。

彼得·伊凡内奇叹着气，等她擦去鼻涕眼泪，才说。“真是想不到”

接着她又说起来，说到了显然是她找他来的主要问题。她问他丈夫去世后怎样向政府申请抚恤金。她装着向彼得·伊凡内奇请教，怎样领取赡养费，不过他看出，因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钱，这事她已了解得清清楚楚，比他

知道得还清楚。她不过是想知道，可不可以用什么办法弄到更多的钱。彼得·伊凡内奇竭力思索，想到几种办法，但最后只是出于礼节骂了一通政府的吝啬，说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于是她叹了一口气，显然要摆脱这位来客。他理会了，就按灭香烟，站起身，同寡妇握了握手，走到前厅。

餐厅里摆着伊凡·伊里奇十分得意地从旧货店买来的大钟。彼得·伊凡内奇在那里遇见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事礼拜的客人，还看见一位熟识的美丽小姐，就是伊凡·伊里奇的女儿。她穿一身黑衣，腰身本来很苗条，如今似乎变得更苗条了。她的神态忧郁，冷淡，甚至还有点愤慨。她向彼得·伊凡内奇鞠躬，但那副神气显出仿佛他有什么过错似的。女儿后面站着一个同样面带愠色的青年。彼得·伊凡内奇认识他是法院侦审官，家里很有几个钱，而且听说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内奇沮丧地向他们点点头，正要往死人房间走去，这时楼梯下出现了在中学念书的儿子。这孩子活脱就是年轻时的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内奇记得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这个模样。这孩子眼睛里含着泪水，神态也像那些十三四岁的愣小子。他一看见彼得·伊凡内奇，就忧郁而害臊地皱起眉头。彼得·伊凡内奇向他点点头，走进灵堂。丧事礼拜开始了，又是蜡烛，又是呻吟，又是神香，又是眼泪，又是啜泣。彼得·伊凡内奇皱紧眉头站着，眼睛瞅着自己的双脚。他一眼也不看死人，直到礼拜结束他的心情都没有受悲伤气氛的影响，并且第一个走出灵堂。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充任餐厅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从灵堂奔出来，用他那双强壮的手臂努力在一排外套中间翻寻着，终于把彼得·伊凡内奇的外套找出来，递给他。

“嗯，盖拉西姆老弟，你说呢？”彼得·伊凡内奇想说句话应酬一下。“可怜不可怜哪？”

“这是上帝的意思！我们都要到那里去的，”盖拉西姆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庄稼汉的牙齿，说，接着就像在紧张地干活那样猛地推开门，大声呼喊马车夫，把彼得·伊凡内奇送上车，又奔回台阶上，仿佛在考虑还有些什么事要做。

在闻过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后，彼得·伊凡内奇特别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上哪儿，老爷？”马车夫问。

“不晚。还可以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去一下。”

彼得·伊凡内奇就去了。果然，他到的时候，第一局牌刚结束，因此他就顺当地成了第五名赌客。

二

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

伊凡·伊里奇是个法官，去世时才45岁。他父亲是彼得堡一名官员，曾在好几个政府机关供职，虽不能胜任某些要职，但凭着他的资格和身份，从没被逐出官场，因此总能弄到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和6000到1万卢布的有名有实的年俸，并一直享受到晚年。

伊里亚·叶斐莫维奇·高洛文就是这样一个多余机关里的多余的三级文官。

他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排行第二。老大像他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在另一个机关，也快到领干薪的年龄。

老三没有出息，他在几个地方都败坏了名声，眼下在铁路上供职。父亲也好，两位哥哥也好，特别是两位嫂子，不仅不愿同他见面，而且非万不得已从不想到有他这样一个兄弟。姐姐嫁给了格列夫男爵，他同他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官员。伊凡·伊里奇是所谓家里的佼佼者^①。他不像老大那样冷淡古板，也不像老三那样放荡不羁。他介于他们之间：聪明，活泼，乐观，文雅。他跟弟弟一起在法学院念过书。老三没有毕业，念到五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伊凡·伊里奇则毕了业，而且成绩优良。他在法学院里就显示了后来终生具备的特点：能干，乐观，厚道，随和，但又能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而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他从小不会巴结拍马，成年后还是不善于阿谀奉承，但从青年时代起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追随上层人士，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接受他们的人生观，并同他们交朋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热情在他身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他开始迷恋声色，追逐功名，最后发展到自由放纵的地步。不过，他的本性还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不至于过分逾越常规。

在法学院里，他认为自己的有些行为很卑劣，因此很厌恶自己。但后来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样干，而且并不认为卑劣，他也就以为不以为意，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即使想到也无动于衷。

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毕业，获得十等文官官衔，从父亲手里领到治装费，在著名的沙尔玛裁缝铺里定制了服装，表坠上挂一块“高瞻远瞩”^②的纪念章，向导师和任校董的亲王辞了行，跟同学们在唐农大饭店欢宴话别，带着从最高级商店买来的时式手提箱、衬衣、西服、剃刀、梳妆用品和

旅行毛毯，走马上任，当了省长特派员。这个官职是他父亲替他谋得的。

伊凡·伊里奇到了外省，很快就像在法学院那样过得称心如意。他奉公守法，兢兢业业，生活得欢快而又不失体统。他有时奉命到各县视察，待人接物，稳重得体，对上对下恰如其分，不贪赃枉法，而且总能圆满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主要是处理好分裂派教徒事件。

他虽然年轻放荡，但处理公务却异常审慎，甚至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在社交场中，他活泼风趣而又和蔼有礼，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们是他们家的常客——称赞他的那样，是个好小子。

他同省里一位死缠住他这个风流法学家的太太有暧昧关系，还同一个女裁缝私通；有时同巡察的副官们狂饮欢宴，饭后还去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他奉承上级长官，甚至长官夫人，但手法高明，无懈可击，从未引起非议，人家至多说一句法国谚语——年轻时放荡在所难免。这一切他都干得体体面面，嘴里说的又是法国话，主要则是因为他跻身最上层，容易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干了五年。接着他的工作调动了，因为成立了新的司法机关，需要新的官员。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调任这样的新职。

伊凡·伊里奇被推荐任法院侦讯官的职务，他接受了，虽然这位置在另一个省里，他得放弃原有的各种关系，另起炉灶，重新结交新朋友。朋友们给伊凡·伊里奇饯行，同他一起摄影，还赠给他一个银烟盒留念。他就走马上任去了。

伊凡·伊里奇当法院侦讯官同样循规蹈矩，公私分明，

并且像做特派员一样受到普遍尊敬。对伊凡·伊里奇来说，侦讯官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有趣得多，迷人得多。以前他感到扬扬得意的是，身穿精工缝制的文官制服，昂首阔步地经过战战兢兢等待接见的来访者和对他羡慕不止的官员们的面前，一直走进长官办公室，并且跟长官一起喝茶吸烟，但那时直接听命于他的人只有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而且要在奉命出差的时候。他对待他们总是客客气气，使他们感到，他尽管操着生杀大权，却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个时候，这样直接听命于他的人不多。如今伊凡·伊里奇当上法院侦讯官，他懂得就连达官贵人的命运也都操在他手里，他只要在公文上批几句，不论哪个要人都将成为被告或证人来到他面前，并且得站着回答他的问题，如果他不请他坐下的话。伊凡·伊里奇从不滥用权力，相反总是不露锋芒，而这种权力意识和适当用权的技术，就成了他担任新职后最感兴趣的事。从事这项新职，也就是说审查工作，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一种本领，能排除一切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使各种错综复杂的案情在公文上表现得简单明了，不带丝毫个人意见，完全符合公文要求。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伊凡·伊里奇则属于第一批执行 1864 年新法典的人。

自从在新地方就任法院侦讯官以来，伊凡·伊里奇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关系，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并多少采取了新作风。他在省里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却周旋于司法界头面人物和豪门巨富之间，对当局稍表不满，发表温和的自由主义言论和开明观点。此外，伊凡·伊里奇就任新职后仍旧讲究服饰，注意仪表，只是不再刮去下巴颏上的胡子而听其自然生长。